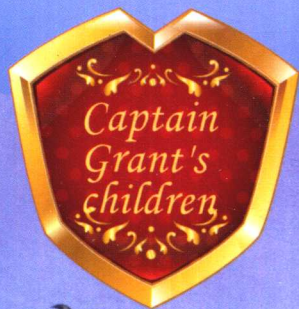




世界经典科幻故事

A classic world science
fiction story



格兰特船长的儿女

(法) 凡尔纳 著

叁壹 编译

(下)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世界经典科幻故事

A classic world science
fiction story

格兰特船长的儿女

(法) 凡尔纳 著

参壹 编译

(下)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格兰特船长的儿女/(法)凡尔纳(Verne,J.)著;叁壹编
译.—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11.7
(世界经典科幻故事/叁壹主编)
ISBN 978-7-5513-0027-8

I.①格… II.①凡…②叁… III.①科学幻想小说—法国—近代—缩写 IV.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53830号

世界经典科幻故事

格兰特船长的儿女(下)

主 编 叁 壹
原 著 (法)凡尔纳(Verne, J.)
责任编辑 王大伟 荆红娟 刘 宇
封面设计 佳图堂设计工坊
版式设计 刘兴福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
E-mail:tbys802@163.com
tbwyzbb@163.com

经 销 陕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延风印装厂
开 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字 数 370千字
印 张 30
版 次 2011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3-0027-8
定 价 59.80元(上、下)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065200

第二部

第三十八章 在墨尔本到散达斯的铁路线上

少校看到艾尔通到黑点站去找铁匠，心里颇有点忐忑不安。不过他这种内心的疑惧却丝毫没有表现出来，他只是对那条河的周围环境仔细地看了看。这片和平的土地，始终保持着宁静，几个钟头的黑夜过去了，太阳又升起在地平线上。

格里那凡则担心艾尔通找不到铁匠而一个人回来。假使找不到工人，车子是不能上路的。这样一来，行程也许会耽搁好几天，而格里那凡急于求成，恨不得立刻达到目的地，绝不容许拖延行程。艾尔通很快回来了，他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第二天天一亮他就带了一个人回来，这人自己介绍说他是黑点站的钉马蹄铁的铁匠。这家伙健壮有力，身材高大，但是满脸横肉，叫人看了讨厌。不过问题倒不在这里，只要他会他那一行就成了。并且此人话不多，好像挺内向。

“这铁匠行不行？”约翰·孟格尔问水手。

“我和您一样，船长，我也不认识他，我们看他做了再说吧。”艾尔通回答。

那铁匠一动手，大家就知道他是个内行。他做起来很熟练，气力也很不凡。少校看见他的两只手腕上的肉都削掉了一圈，血涨成紫黑色，

仿佛戴了一副手镯。那显然是一种新的伤痕，他那件破旧的毛线衫的袖子并没有能把这伤痕掩盖起来。麦克那布斯就问那铁匠，这伤痕该是很痛的吧。但是那铁匠只顾埋头做他的事，理也不理。不到两个小时，车子已修好了。格里那凡的那匹马，也很快地钉上了马蹄铁。这马蹄铁有些特别，马蹄铁上端剃成叶子的轮廓，呈三叶状。麦克那布斯拿那马蹄铁给艾尔通看。“那是黑点站的标记，”那水手回答说，“有了这种标记，站里的马即便是丢了也能找回来。”

马蹄铁一会儿就钉好了。铁匠要了工钱就走了，他一共也没有说到四句话。大家很快就上路了。走过了那排木本含羞草，就是一片毫无掩蔽的平原，真是名副其实的“露天平原”。在小树丛、深草和圈牲畜的栅栏之间，有很多硅石的和含铁岩石的残块横躺着。再走几英里路，就进入湖滩地带，牛车的辙迹轧得很深。许多不规则的小河隐现在高大的芦苇帘幕中，传出潺潺的水声。再远就是大片大片的正在蒸发着的咸水滩，旅行队就沿着滩边前进。

走这些路，大家感觉很顺畅。海伦夫人请那些骑马的客人到车上来，她只能轮流依次地请，因为她的客厅太小。这样，每个人都可以有机会下马休息休息，和那位和蔼可亲的夫人愉快地聊几句。海伦夫人由玛丽小姐帮着，在她那行宫里招待来宾，十分殷勤，这种日常招待，当然约翰·孟格尔也有份，他那种略带庄重的谈话使人听得很舒服。

就这样那条由克劳兰到霍尔商的邮路被斜着穿过了，这条邮路灰尘很大，步行的人很少走。旅行队在穿过塔尔坡区的尖端时，又掠过几个低矮的丘陵。晚上，旅行队就到了玛丽博罗过去三英里远的地方。天开始下起了小雨。如果在别的国度里，地面会变得十分潮湿，但是在这里露营没有受到一点儿影响，因为空气有奇妙的吸潮能力。

第二天，因为有很多山路，大家走得稍微慢点儿了，这一带有着一连串的小山，就像是整个瑞士的缩影。沿途忽上忽下，一颠一簸，很不好受。骑士们下马步行，反倒觉得舒服。十一点钟，他们到达了卡尔斯白鲁克城。艾尔通主张绕过这城市，说这样可以节省时间。格里那凡赞成他的意见，但是巴加内尔老是追求新奇，很想参观一下卡尔斯白鲁克。大家也没有阻止他，让他去了，牛车则继续前行。

和平日一样，巴加内尔总是带着罗伯尔一块儿去玩。他在城里只是

粗略地看了一下，但这一个很短时间的游览已经足够使他对澳洲的城市有个正确的概念了。城里有一个银行、一个法院、一个市场、一个学校、一个教堂以及百来座房子，都是砖砌的，全都是一样。全部建筑构成一个规则的四边形，里面的街道都是平行的，完全是英国式。简单极了，也太无味了。城市如果要扩大的话，把街道延长一下就成了，就和小孩子长大了把他的裤子放长点一样，不会改变原来的对称。卡尔斯白鲁克是一个新兴城市的代表，充满了活跃的气氛。

在澳洲，城市仿佛和树木在阳光照耀下一样欣欣向荣。许多忙忙碌碌的人满街跑着，搬运金子的人往运输站里直拥，那些宝贵的金属都是在当地警察护送下，从奔地哥和亚历山大山的各厂里运来的。在这里每一个人都一心牟利，只想到自己的生意，他们根本不注意路人的经过。我们的两个观光者花了一个钟头在卡尔斯白鲁克城里走了一趟之后，又穿过一片仔细耕种过的田野，回到他们的旅伴那里了。

从田野过去，就是漫长的称为“低原”的草场，上面有无数的羊群和牧人的棚舍。再向前走，立刻就是荒漠的区域，这种突变是澳洲大自然特有的现象。辛浦孙丘陵和塔兰哥佛山标志着乐多县向南伸出的尖端，这尖端处于东经一百四十四度线上。但是，到目前为止，他们没有见到一个土人。格里那凡已经在怀疑：是不是和阿根廷的判帕区没有印第安人一样，澳大利亚大陆上也没有澳大利亚人了呢？而巴加内尔却告诉他：在这条纬度线上，土人们主要在由此向东二百英里远的墨累河平原上。

“前面就是出产金子的地方了，”巴加内尔说，“不到两天的工夫，我们就要穿过亚历山大山那个豪富的地区了。一八五二年有无数采金矿的人像蝗虫一样遮天盖地地落下来。土人肯定早逃到内陆的荒区里去了。虽然表面上还看不出来，可是我们现在是在文明区域呀，今天不到天黑我们就要越过连接墨累河和海岸的那条铁路了。朋友们，我觉得澳洲有铁路是一件怪事！”

“巴加内尔，为什么是怪事呢？”格里那凡问。

“为什么？因为太不调和了！啊！我知道，你们英国人在海外做殖民事业做惯了，你们在新西兰都架电线，开万国博览会，你们觉得这是再自然不过了！但对于我这样一个法国人就看不惯了。”

“因为您只看过去，而没有看现在呀。”约翰·孟格尔说。

“这话说得也对，”巴加内尔回答，“但是火车头在荒漠无人的区域里呜呜地叫着，大团的蒸气在木本含羞草和桉树的枝子上绕着，单孔兽、鸭嘴兽、食火鸡在火车前面狂奔，未开化的土人乘着从墨尔本到肯顿、卡斯尔门、散达斯特或者到厄秋卡的三点三十分的快车，除了英国人和美国人，这一切，任何人看了都会感到惊讶的。荒原的诗意全都被这些铁路给毁了。”

“诗意消失了有什么关系呢？只要文明进入了荒原！”少校反驳。

争辩被一声响亮的汽笛打断了，旅行队离铁路不到一英里远了。由南方来的一辆火车头用低速度走着，恰巧停在铁路和牛车走的那条路交叉的地方。这条铁路正如巴加内尔所说的，是连接维多利亚省的省会和澳洲最大的河流墨累河的那条路。

墨累河是一八二八年司徒特找到的，它接纳着拉克兰和大令两条河的水，流经维多利亚省北部，在阿德雷得城附近的遭遇湾流入大海。这条铁路经过的都是富庶肥沃的地区，沿线“坐地人”的牧畜站一天比一天多起来。他们和墨尔本的交通因有了这条铁路而变得便利了。那时，这条铁路已完成一百零五英里长，有肯顿和卡斯尔门两大站，在墨尔本和散达斯特之间。正在修建中的还有七十英里，要修到厄秋卡，这是本年在墨累河上新建立起来的殖民地利物林的首府。

三十七度线在卡斯尔门上几英里的地方穿过铁路，那地方恰好是一座桥，叫做康登桥，它架在墨累河的一个支流吕顿河上。艾尔通把牛车赶着正对着这交叉点走，骑马的人都在牛车前面打着马大跑了一程，想一直跑到康登桥。是他们的好奇心使他们不得不先睹为快。原来，那时正有大群的人都向那座铁路桥跑去。附近各牧畜站的居民都离开了自己的房子，牧人都丢下了他们的牧群，他们一齐围到铁路旁边来了。人们都在喊着：“到铁路上去！到铁路上去！”引起这样的一片骚动，肯定发生了什么严重的事故。也许是一场惨祸啊。

格里那凡催着马，他的旅伴们都从后面跟上来。不消几分钟他们就到了康登桥。原来是一件悲惨的交通事件，一辆火车出轨掉到河里去了，这情况使人联想起美国铁路常发生的那些最严重的灾难。铁路跨过的那条小河被车厢和火车头的残骸塞满了。也许是由于车子太重，把桥

给压断了，也许是因为车子滑出了钢轨，六节车厢中就有五节跟着车头一起钻进了吕顿河底。只有最后一节车厢，不知为何铰链断了，还停在距深渊一米的地方，奇迹似的被保留下来。河水中的惨景目不忍睹，车轮扭坏了、车轴烧黑了、车厢撞破了、铁轨扭弯了，枕木也烧焦了。汽锅都炸裂了，大块的碎片进到很远的地方。

这些乱七八糟的废物堆中，还冒着一股一股的火苗，蒸气在黑烟中缭绕。车子掉进河当然是惨，接着的一场大火就更是惨了！一大片一大片的血迹，东一处西一处的残骸断肢，遍地皆是，烧成焦炭的躯体，遍地可见。谁也不忍心去数这里面有多少人遇难。

格里那凡、巴加内尔、少校和孟格尔夹杂在人丛里，听着大家说长论短。除了搭救的人在忙着打救以外，大家都在思索着失事的原因。

“是桥断了。”这个说。

“怎么会是桥断了呢！”那个说，“桥现在还是好好的呀。而是车子到的时候没有把桥接上，所以出事了。”

那是一座转桥，把桥转开船便可以通过，转过来走人和车。是不是守桥员犯了不可饶恕的过失忘记把桥转过来，接上铁轨，以致车子冲过来，突然落了空，就稀里哗啦落到吕顿河里了呢？这种推测也许更接近事实，显然，桥虽然有一半压到破的车头和车厢底下去了，另外一半还在河那边铁索上吊着，铁索并没有损坏。应该是守桥员的失职才导致这场大祸的发生。

这辆火车是三十七次快车，大祸发生在夜里，它是在晚十一时四十五分从墨尔本开出的。这次列车在离开卡斯尔门车站后二十五分钟到达康登桥，失事的时间应该是在凌晨三点十五分。事故发生后，最后一列车上的旅客和员工就立刻求援，但是电线杆子都倒在地上，人们无法用电报联系。因此卡斯尔门的主管当局在三个钟头后才赶到出事现场来。当殖民地总监米彻尔先生和一位警官率领的一队警士把打救工作组织起来时，已经是早晨六点钟了。许多“坐地人”带着他们的人都跑来帮忙，那时正是大火烧着那一大堆车头和车厢，他们首先扑灭了大火。路基的斜坡上放着几具面目模糊不能辨识的尸体。但是要想把活人在那团火海里拖出来，根本就办不到。整个一堆车厢一会儿烧个精光。谁也不知道全车旅客究竟有多少，只有十个坐在最后一列车厢里的人，才侥幸

逃脱了这场惨祸。他们已经被救到卡斯尔门去了。

这时，格里那凡爵士向总监作了一下自我介绍，就和他以及那位警官攀谈起来。这警官又高又瘦，非常镇定，纵然心里有点感触，冷酷的面孔上却一点儿也没有把内心的感触表现出来。他在这场惨祸的面前，就和一个数学家面对着一道算术题一样，他在没法解决的难题面前寻找答案。所以，当格里那凡叫道：“真是一场惨祸啊！”

他却冷冷地回答道：“爵士，不止是惨祸。”

“为什么？”格里那凡听了这句话惊叫一声，“还有什么其他的说法吗？”

“而且是一个罪行！”那警官安闲地回答。

格里那凡没有再去追究他话中的原因，回头望望米彻尔先生，用眼光探询他的意见。

“是的，爵士，”那总监回答，“我们的调查得到了这样一个准确的结果：这场惨祸是由一个罪行而来的。最后一节车厢里的行李曾遭到搜劫。未遇难的客人曾受到一些暴徒的袭击。转桥是被人故意转开的，而不是由于疏忽，但是我们还发现守桥员也失踪了，他有可能串通了那伙暴徒。”

警官对总监这个结论只是摇头。米彻尔先生问他：“你不同意我这意见吗？”

“关于守桥员串通暴徒一节，我不认为。”

总监又说：“然而，有守桥员串通，我们才能说这一手是那些在墨累河一带原野上游荡的土人干的呀。要不是守桥员串通一气，土人是转不开这座桥的，他们根本不懂。”

“您说得对。”警官说。

“那么，”米彻尔先生又说，“有一个证明，昨晚十点四十分有一只船过了这康登桥，据船夫说，船一走过，桥又按规则关好了的呀。”

“非常有道理。”

“因此，不是守桥员，桥就转不开，我觉得他和土人串通一气的事实，应该是不可辩驳的。”

那警官却不赞成直摇着头。

“那么，先生，”格里那凡问他，“你认为这一手不是土人干的吗？”

“绝对不是。”

“不是土人又是谁呢？”

正在这时，从上游半英里路的地方传来一片喧哗声。人围成一团，越聚越多。这群人一会儿就来到车站。人群中有两个人抬着一具尸体。这尸体就是那守桥员，已经凉透了。他的心口被短刀戳了一刀。凶手把尸体拖到离康登桥远远的地方，一定是想使警察在调查时摸不到案情的真相。现在再怀疑是土人做的就太没有道理了。

“干了这一手的人，”他说，“对这玩意儿一定是很熟悉的。”他边说边指着一副手铐，这副手铐是一对铁环连着一把锁。“我一定要抓住他们，亲手把手铐给他铐上。”警官说。

“那么，你疑心是……？”

“是那些‘乘英王陛下的船不用付钱’的流犯。”

“难道是那些流犯吗？”巴加内尔惊叫起来，他懂得澳洲殖民地里的这句俗话。

“维多利亚省不是不准流犯逗留吗！”格里那凡试探一句。

“呸！”那警官说，“法律顶屁用！他们会偷渡过来的，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帮家伙一定是从伯斯来的。果真如此，他们还要回伯斯去，我以我的身份保证。”

米彻尔先生点头同意那警官的话。这时牛车已经赶到公路和铁路的交叉处，格里那凡不想让女客们目睹康登桥下的凄惨景象。他和总监打了个招呼告别了，又向他的旅伴们招招手，叫他们随他走。

“我们还是继续走吧。”他说。到了牛车旁边，格里那凡只对海伦夫人说有一列火车出了事，没有告诉她罪行的部分，也没有提到此地来了一批流犯，他准备只告诉艾尔通。

小旅行队在桥的上游几百托瓦兹的地方越过了铁路，依旧继续向前进。

第三十九章 获得地理课第一奖

在距铁路二英里的地方有许多丘陵，牛车不久就钻进了一带狭隘而曲折的山坳里。山坳尽头展开了一片胜境，许多美丽的树木，疏疏落落、一丛一丛地隔离着，生长得和热带树木一样茂盛。那中间最可爱的是“卡苏琳娜”树，它具有和橡树一样的躯干，结着和豆球花一样的香荚，它那微带着青绿色的叶子粗糙得如同松树的叶子一样。在“卡苏琳娜”树盘错的枝条中夹杂着一些“盘杉”的奇特的圆锥形树顶，这种“盘杉”虽然很瘦，却很挺拔。树丛里还生长着许多高大的灌木，细枝倒垂下来，一条一条的，就像一座装得过满的盛水盘，四周溢出了绿色的水流。这一片大自然，处处美妙，真叫人不知道让眼睛往哪里看才好，欣赏哪一点才对。

海伦夫人说：“停一会儿吧！”艾尔通止住了牛车。大车的木轮不再在含石英质的沙地上吱呀吱呀地发响了。树丛下面延展着的草地，好像地毯一样展开绿色的被锦，那些突出地面的整齐的垄道，把这些绿色的地毯划分成相当明显的方格子，与棋盘相仿。这里简直是仙境，极富有浪漫诗意。巴加内尔知道这是土人的墓地，现在澳洲的这种墓地大多被荒草埋没，行路人很不容易发现它。

“这些树林是用来庇荫墓地的。”他说。的确，那里有一块土人的墓地，然而，呈现在眼前的只是清新的景象，浓密的树荫，和一群群快乐的飞鸟，一切都是那么引人入胜，一点儿也没有凄凉的感觉。人家简直要说那是一座“伊甸乐园”，死神已经被逐出人间了。这片幽境仿佛完全是为着活人而置的。但是这里的土人虔诚陪护的坟墓已经在茂草的绿潮中消失了。白人一侵入，澳洲土人就被赶离了他们祖先长眠的乡土。接着，这些土人的圣地就让殖民地的人们赶着牛羊来践踏了。因此，墓地上的树林变得稀少了，新坟墓用不了多久便被行路人踏平了！在墓冢中间荫凉的小路上，巴加内尔和罗伯尔走在前面。他们谈着话，

彼此交换知识，因为那地理学家觉得他和小格兰特谈话使他得益很多。他们这样走着还不到几百米路，格里那凡就看见他们停住了，下了马，低头向地上看。他们好像发现了什么稀奇的东西。

不一会儿，大家便赶到他俩身边。大家立刻就知道他们所以停下来不走和惊讶的原因。原来那里有个小土人，是一个穿着欧洲人的服装的男孩子，在一棵茂密的“盘杉”树荫下酣睡着。一看见他的外表就会认出他是哪一种族：蜷曲的头发，近乎黑色的皮肤，塌鼻子，厚嘴唇，两臂特长，显然，他是个内地的土人。但是一副可爱的面孔又显得他和一般的土人不同，无疑的，他多少受过一点儿文化教育。

海伦夫人一见孩子，就喜欢得不得了，立刻下了车，不一会儿，全队旅客也都围在这沉睡的孩子周围。“可怜的孩子，”玛丽·格兰特说，“他是在这荒僻的地区里迷了路吗？”

“我想，”海伦夫人回答，“他可能是从远处跑来为他的亲人扫墓的！他的亲人或许被葬在这里。”

罗伯尔说：“我们不能丢开他呀！他孤零零的一个人，而且……”这时，小土人翻了一个身，但还是依然睡着，在他翻身时，大家看见他背上有个小牌子，上面写道：

陶林内

到厄秋卡去

由铁路服务员史密斯负责照料

车资已付

大家看了以后都很惊讶。

“这就是英国人干的好事，”巴加内尔叫起来，“他们寄小孩子就和寄包裹一样！他们在小孩子身上贴上挂号收据就和贴在邮件上一样！我早听说过，但一直不信。”

“可怜的小孩！”海伦夫人说，“他是不是乘的那在康登桥出轨的火车啊？他的父母也许都遇难了，就剩下他一个人。”

“不会的，夫人，”约翰·孟格尔回答，“这块小牌子就说明他是独自一人旅行的。”

“他醒了。”玛丽·格兰特说。

果然，那孩子醒了。眼睛刚睁开，又由于阳光太强而马上闭上了。

但是海伦夫人拉着他的手，他站了起来，惊讶地看着这一行旅客。他的面色都吓得发白了，当他看到格里那凡夫人，才放了心。

“你会说英语吗，小朋友？”海伦夫人问他。

“我懂，我也能说。”那孩子用英语回答，但是外乡音很重。他说的英语有点儿像法国人说英语。

“你能告诉我们叫什么名字吗？”海伦夫人问。

“我叫陶林内。”那小土人回答。

“啊！陶林内！”巴加内尔叫道，“如果我没有记错，‘陶林内’，澳洲话意思是‘树皮’，对吗？”陶林内点点头，眼睛注视着女客。

“小朋友，你从哪里来的？”海伦夫人又问。

“从墨尔本来的，乘的是到散达斯特的火车。”

“你乘的火车在康登桥出轨了，是吗？”格里那凡问。

“是的，先生。”“你是独自一人旅行吗？”

“是的，独自一人，巴克斯顿牧师把我托给史密斯照顾，但他因火车失事死了。”

“在火车上你没有别的认识的人吗？”

“是的，先生。”

但是，他这样在荒僻无人的地区里钻，是到什么地方去呢？为什么他离开康登桥呢？海伦夫人又问他其中原因。

“我本是要回到我的故乡拉克兰去的，”他回答说。“我要去那里看看家。”

“你家里都是澳大利亚人吗？”约翰·孟格尔问。

“是的。”陶林内回答。

“你有父亲有母亲吧？”罗伯尔·格兰特问。

“都有，阿哥。”陶林内说，和小格兰特握手，小格兰特听人叫他“阿哥”，心里显然很感动。他抱住那小土人亲了一下，两人立刻成了朋友。

这时，大家都对小孩有了极大兴趣，围着他坐下听他说话。太阳已经在那些大树后面下沉。在这地方休息似乎也不坏，而趁天黑以前多赶几英里路也没有什么意思，因此格里那凡就吩咐在这儿露营。艾尔通把牛都解下了，穆拉地和威尔逊两人帮他给六头牛都套上绊脚索，让它

们任意去吃草。奥比内把晚饭预备好了，帐篷也支起了。他们邀请陶林内一同吃饭，陶林内虽然饿坏了，还客气了一番。两个小孩随大家一同入席，坐在了一块。罗伯尔老是拣好的菜往陶林内面前送，陶林内一边接受一边道谢，小孩子那种小心翼翼，又很文明的样子深深吸引了大家。大家边吃边聊，个个都关心那孩子，向他问长问短，都想知道他的历史。

他的历史很简单。他的过去和许多可怜的小土人一样，从小就被送到邻近殖民地的慈善机关里去了。澳大利亚土人的性格是很温和的。他们不像新西兰的土人那样，或许也不像北澳的那些未开化的民族那样，非常仇视外来人。人们在阿德雷得、悉尼、墨尔本等大城市里常见到他们，他们甚至于就穿着相当原始的服装在大街上跑，卖他们的手工艺品，如渔具、猎具、武器等等，有些部落的首长，大概是为了省几个钱，便决定送他们的孩子去接受文明的教育。陶林内的父母正是墨累河流域拉克兰地区的土人。他们也同样把自己的孩子送去受教育。那孩子在墨尔本住了五年，一直没有再见过一个亲人。然而，家庭情感是不会泯灭的，一直还在那孩子的心里活跃着，他不顾艰苦地在这带荒僻的地方旅行，主要是为了回家看看。

“你看了父母之后还回墨尔本来吗，我的孩子？”海伦夫人问他。

“肯定回来，夫人。”陶林内回答，带着一种诚恳的表情望着那少妇。

“将来你要做什么样人呢？”

“我要把我的同胞从穷困和愚昧中拯救出来！我一定会成功！”

八岁的孩子兴奋地说出这种话，凡是轻浮的、好嘲笑的人听了都会发笑的，但是那些庄重的苏格兰人听了却更加了解和尊重他，他们赞赏这个小教徒的勇气，他这样小就已经准备作斗争了。

巴加内尔已经动了感情，从他的眼里流露出同情的光芒。其实，直到这时为止，他并不喜欢这个穿着欧洲服装的小土人。因为他来到澳大利亚不是为着要看穿短大衣的澳大利亚人的呀！他想看到的都是赤身露体满身刺着花纹的人，对这种“彬彬有礼”的服装却并不满意。但是，自从陶林内讲过了这一番动人的话以后，他的态度完全变了，他对这小土人称赞不已。而这一席谈话的最后几句更使地理学家成为小澳大利亚

人的好朋友。

当夫人问陶林内在哪里读书时，陶林内说在墨尔本师范学校，巴克斯顿牧师是那里的校长。

“你们学校里有什么课程？”格里那凡夫人问。

“有圣经、数学、地理……”

“啊！地理！”巴加内尔叫起来，正说到他心里去了。

“是的，先生，”陶林内回答，“我在寒假以前，地理课还得过第一名哩。”

“你是说在地理课上得过奖吗，我的孩子？”

“先生，这就是我的奖品。”陶林内边说边从衣袋里掏出一本书。

那是三十二开本的装帧精美的《圣经》。第一页的反面写着：“墨尔本师范学校，地理课第一奖，给陶林内，拉克兰人。”

巴加内尔按捺不住兴奋，一个澳大利亚人精于地理学，这真叫他惊奇至极！立刻他就抱着小陶林内吻他的两颊，正好像他就是那巴克斯顿牧师在发奖品的日子一样。事实上，巴加内尔用不着惊奇，因为这在澳大利亚学校里并不是什么稀罕的事。一般说来，那些小土人地理课都学得很不错的，他们喜欢地理课，相反的，他们在算术课上可不算是很机灵。

陶林内一点儿也不懂那学者为什么突然对他这样抚爱。海伦夫人对他解释说，巴加内尔先生是一位著名的地理学家，如果他教书的话，肯定会成为一位出色的教授。

“一位地理学教授！”陶林内说，“啊！先生，请您向我提问题吧！”

“向你提问题？”巴加内尔说，“我很愿意这样做，即使你不要求，我也打算问你了。我倒要看看在墨尔本师范学校里地理课教得怎样！”

“陶林内会叫你大吃一惊的，小心点，巴加内尔先生！”麦克那布斯说。

“简直没有道理！”那地理学家叫道，“叫法兰西地理学会的秘书吃惊！”

他说着，整了一下鼻梁上的眼镜，挺起他那高个子，和教授一样，带着庄严的语调问道：“学生陶林内，站起来！”

陶林内原来就是站着的。他只有恭恭敬敬地等着地理学家发问。

“学生陶林内，”巴加内尔又说，“你能说出世界五大洲的名字吗？”

“澳洲、亚洲、非洲、美洲和欧洲。”陶林内回答。

“好。既然我们此刻是在澳洲，你先说澳洲吧。澳洲主要划分成哪几部分？”

“主要划分成：波利尼西亚、马来西亚、密克罗尼西亚、美拉尼西亚。主要岛屿是：澳大利亚，属于英国人；新西兰，属于英国人；塔斯马尼亚，属于英国人；茶坦姆、奥克兰、马加利、喀马代克、马金、马拉基等等，都属于英国人。”

“好，”巴加内尔说，“但是还有新喀里多尼亚、散得维齿、门答纳、帕乌摩图呢？”

“这些岛都是在英国保护下的。”

“怎么！在英国保护下！”巴加内尔叫起来，“我觉得，是法国……”

“什么法国？”那小孩带着惊讶的神气问。

“呃！嘿！”巴加内尔说，“老师在墨尔本师范学校就教你这些么？”

“是呀，教授先生难道教得不好吗？”

“好！好极了，”巴加内尔回答，“整个澳洲都属于英国人！就算是这样吧！我再问你几个问题。”

学者的一副神气，半懊恼，半惊讶，少校看了心里直乐。问答又继续了。

“谈谈亚洲吧。”地理学家说。

“亚洲是一个很大的洲，”陶林内回答，“都城是加尔各答，主要城市是孟买、马德拉斯、卡利卡特、亚丁、马六甲、新加坡、曼谷、科伦坡，岛屿有辣喀代夫群岛、马尔代夫群岛、查哥斯群岛等等，都属于大不列颠。”

“好了！好了！学生陶林内。还有非洲呢？”

“非洲包括两个主要的殖民地：南边是好望角殖民地，都城是开普敦，西边是些英国居留地，那里的塞拉勒窝内是主要城市。”

“回答很正确！”巴加内尔说，他开始认定了这种英国狂的地理学了。

“教得真不错！至于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埃及……都从英国地图

上剔出去了！能再说一下美洲吗？”

“美洲分为北美与南美，”陶林内又说，“北美是属于英国人的，那里有加拿大，有新不伦瑞克，有新苏格兰，还有在约翰逊总督治理下的北美合众国。”

“约翰逊总督！”巴加内尔叫起来，“他就是伟大领袖林肯的继承人啊！好得很！说得再好没有了！至于南美，它既有圭亚那、马尔维纳斯群岛、设得兰半岛、佐治亚、牙买加、特立尼达，当然也是属于英国人了！我是无话可说。但是，再试试看，陶林内，我想看看你对欧洲怎么说，或者不如说，你的老师们对欧洲有什么说法？”

“欧洲？”陶林内回答，他不知道那地理学家为什么那样激动。

“是呀！欧洲！欧洲属于谁？”

“自然是属于英国人呀。”那孩子得意地回答。

“我早就料到了，”巴加内尔说，“为什么呢？你说给我听听。”

“因为欧洲有英格兰岛、苏格兰岛、爱尔兰岛、马尔他岛、泽西岛、格恩西岛、爱奥尼亚群岛、赫布里底群岛、设得兰群岛、奥克尼群岛等等，都是属于英国人的。”

“好！好，陶林内，但是，我可爱的孩子，你忘掉了国家。”

“还有什么国家呢，先生？”那孩子回答，根本不怀疑他说的会有遗漏。

“还有西班牙、俄罗斯、奥地利、普鲁士、法兰西呢？”

“这都是些省份，不是国家呀。”陶林内说。

“岂有此理！”巴加内尔叫道，气得把眼镜都摘掉了。

“不对吗？西班牙的省会是直布罗陀。”

“妙！妙极了！妙不可言！还有法兰西呢？法兰西又属于谁？我这个法兰西人倒要听听。”

“法兰西么？”陶林内得意地回答，“那是英国的一个行省，省会是加来。”

“加来！”巴加内尔又叫道。“怎么！难道你以为加来还属于英国么？”

“当然啰。”

“加来不是法兰西的省会吗？”